



論語或問卷之九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或問夫子之有罕言何也曰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也然人當修己以俟之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也然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躐等而反害於仁矣三者皆理之正聖人

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至矣范氏亦得之而以利為有二則非也蓋利一而已自義為之則君子之為自利為之則小人之事也謝氏踈而不切楊說亦善但所謂仁則未嘗言者不若程子之說為孔子但罕言耳豈未嘗言之謂哉所論合而言之道也疑亦非孟子意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或問二章之指曰黨人之意程子盡之矣尹氏所謂慕聖人而不知者亦善范呂以黨人為知聖人者非是蓋無所成名與無得而名語意之抑揚自不同也但孔子答辭如程子說則亦微著黨人之不知己者恐亦未安但作自言吾將何執御之意乃安爾蓋嘗執御即能鄙事之意也楊氏以為黨人不知孔子有一以貫之者詳黨人語意所疑未遽及此執御成名亦與子非多學之意不同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范尹得之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母何也曰絕非屏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母無古蓋通用故論語作母而史記作無然經傳多以無為有無之稱母為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為正曰四者之說其詳奈何曰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

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曰程子之說固皆有深旨矣獨所謂學者之始須絕四者何也曰此本言聖人之事而程子以為學者亦所當勉也張子以為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其說亦然耳曰諸說如何曰張子前四條皆善而所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謂天理一貫則無四者之鑿其旨尤精范氏意者已

之私也以下及呂楊說皆得之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或問五章之說曰孔氏馬氏舊說蓋以將喪未喪相因而為已決之辭也精義諸說則以為相對而未定之辭也從馬氏則後死者乃孔子之自名從程子則後死者當從吳氏為後我而死者言我若當死則後人不得與聞斯道我若未當死則匡人無奈我何也

然以文義推之恐當如孔氏馬氏之說七篇三十二章已詳言之矣曰程子聖人自做著天之說如何曰以文義考之則固不然以理而言則亦謂夫與天為一而不覺其言之若此則可以為聖人有心以天自處而為是言則不可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或問何以言太宰或吳或宋也曰當時惟二國有是官也鄭氏以為吳而邢疏曰左傳魯哀公會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辭焉子貢又嘗適吳此鄭氏所據也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宋商後又都商立是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故兩存之但列子多寓言恐或不足據耳曰舊說訓將為大今以為殆何也曰此蘇氏說也將固有訓大者然與此書前後文體不類故從蘇氏說耳曰諸說如何曰諸說皆得之而范氏為長但論孔子自謂多能處語有未備尹氏謂所以為君子者在明道而不在於多能故太宰疑夫子果聖則不應多能如此者亦非是太宰豈知此理正以多能為聖耳尹氏蓋以己之心言之而未嘗以太宰之心觀之也然既曰聖人則其多能必矣如尹氏說亦有所偏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或問無知之說曰張子之過則程子言之矣然程子

之說於文義亦不甚通也惟以爲謙辭則無二者之嫌矣空空蓋指鄙夫而言張子以爲無知之意文意隔絕恐不然也范尹蓋從程子謝意亦然楊氏獨從張子無知之說而以空空屬之鄙夫蓋欲附其有挾之說耳似亦非是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不相遠但謝氏之說原於柳子貞符之論聖人於天人相與之際恐不若是其憇然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或問九章之說曰古注得之范氏祖其說但謂所以教民之云者非聖人自然中禮之謂楊氏以凡此皆自盡而非爲人者亦得之但謂所以廣愛敬者復與此語相戾耳至曰於瞽者非以其不見而加敬焉者似失之過蓋如其說則聖人愛敬之誠心何適不然何獨於此三者而然耶尹氏所謂不欺其不見者亦非是夫見之必作過之必趨蓋實加敬焉非但不欺

而已蓋不欺之名由有欺而後得聖人心本無欺則其作其趨固未有不欺之意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或問顏子之歎諸家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但章首四言正是顏子得見聖人之道真實高妙而苦未端的處今程子以瞻在前忽在後為過不及恐其未然而約字之義未安則前已辨之矣得此義理一條尤

為卓絕然讀者亦當深造以道而自得之一毫之差則入於老佛之門矣張子之說亦精但其辭艱奧當熟味之乃可曉耳高明博厚言博也中言約也亦以知要而言也其論極大止中亦然范氏之說詳備正當呂氏竭才而進以下失之矣且又以此章首尾皆為善誘之事亦非也所謂善誘但博文約禮二事而已謝氏謂求於所性之中似亦贅語夫天下之事莫非所性之內者故聖人謂學但有為己為人之異而無性內性外之殊也吳氏之言有曰所謂卓爾亦在

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此言得之矣
謝氏又以張子正容謹節之學為外面威儀非禮之
本故其學無傳之者此亦不然考諸程子之言則正
取其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據守其所病者乃在於清
虛一大之云使人向別處走耳謝氏之言大率未免
好高之弊也楊氏所立卓爾一句未安他皆得之侯
說博約二字甚善諸家所不及自顏子自得下則有
不可曉者矣豈以博文為感通天下之故而脫守邪
此外則胡說最為完備但歸功聖人一句未安蓋此

非有所歸功但叙其所學之本末而歎其未能遽至
聖人之地耳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
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范楊最善謝氏所原子路之意
亦得之矣則胡氏言之為詳今附於此胡氏曰此必
夫子失司寇
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
大夫老而致事而得復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孔子初未嘗知為臣之事而曰吾誰欺者引咎歸己以深責子路也或曰如使夫子疾病不問非禮之臣遂以奉終豈不仰累聖德乎曰夫子倘至大故耳目所接有異必遂正之矣聖人病則不能無若其方寸決不以病而惜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范說至矣但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足與有為一句非此之意耳謝氏道大不容之論蓋原於史記亦其好高之過若楊氏所謂取賤之道則君子初不為此而後不行也况聖人乎侯氏說

亦得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或問九夷之說曰邢以為九夷蓋玄菟樂浪高驪之屬而胡氏亦曰君子指箕子也箕子居於遼東九夷之地其教條風俗至漢猶存夫子之時又當純固此說蓋出於班固然恐非聖人之本意也若洪氏則又以為書有淮夷徐戎蓋徐州莒魯之間有東夷雜居中國者亦未詳孰是也諸說如何曰程子所謂所居則化何陋之有者聖人之事也今精義失此語張子

所謂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范尹雜之
兩失其旨矣明道乘桴之說則已論之於第五篇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范謝游失之楊侯尹得之其詳
則洪氏又言之矣洪氏曰季札觀樂以小雅為周衰
以大雅為文王蓋以正變為小大
也是時王迹息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
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
各得其所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
於我為聖人之謙辭耳范楊亦然謝氏則過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或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其果聖人之
本意乎曰程子之言非以為聖人之意本如是也亦
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
要只在慎獨者何也曰言人欲體此道者當如此也
蓋道無時而不然唯慎其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
虧真體曰諸說如何曰范謝尹氏之說皆述其所聞

者而互有得失楊氏不逝之說則老佛之云非聖人之意矣曰荀子稱孔子見大水必觀焉而孟子論仲尼亟稱於水特取有本之意其與此意有以異乎曰此未必一時之言也然孟子之言推其極則亦程子意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胡氏詳矣胡氏曰好色是好德而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踈德亦人所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踈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其論吾止吾往者皆不得其說楊氏進止在我之云則得其文義矣而

於其大旨乃反失之惟胡氏為盡善耳胡氏曰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吾往者也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此吾止者也其進其止皆非他人所能與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范氏得之呂說未安謝說

不異蓋又以不惰為領受之意也亦失之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止特謂惰而不進耳諸說以此為聖人之極致以上下章意考之恐不然也然張子之言自為一義亦不可不深玩耳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謝氏疎矣楊氏乃為苗生義而以孟子宋人之譬言之其支甚矣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呂尹氏得之楊氏聖人與人為善又惡其怠而止之說亦有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謝楊尹得之而楊氏為尤

密胡氏本韓文公宋貫之蘇氏之說又別一意然亦

可觀胡氏曰法言者伊尹所謂逆於汝心者也理不可拒故勉而從之然以其逆心也故能改革者鮮矣巽言者伊尹所謂遜於汝志者也情無所悟故甘而悅之然以其遜志也故能尋繹者鮮矣改則法

言為有功繹則巽言為無取此
身之修壞國之治亂之所由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侯氏得之楊氏遠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
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

臧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范呂尹氏說皆得之但范氏
恥不若人疾惡之心之語未安謝氏之意亦佳但不

忘其初幾於小成二語不知其所謂後段語意亦偏
學者不見可欲未嘗不加存養豈必求見可欲然後
用其力邪楊氏以不忮不求為修德之事而又曰非
所以進於日新則其語自反矣夫修德而不能日新
則亦何貴於修德也邪曾氏以為子路尚志而忘物
惟其不恥敝衣故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
憾此意亦善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范謝得之謝說舊本有欲學

者必周於德一句最能發明此章之意後本削之不識其何意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或問二十八章之說曰謝氏得之但辭氣少和平耳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程子楊氏至矣而程子論權非反經之意則非先儒所及也然原先儒之為是說蓋由以下章合於此章而有唐棣偏反之云遂誤以

為此說耳夫章句之差初若小失而其說之弊遂至於此章句之學其亦豈可忽哉程子雖知先儒之失而未及究所以失者乃在於此故論此章之意雖得之深而亦不免於通下章以為說也諸家論權皆祖程子之說而謝氏為尤密然皆并下章為說故皆有不通惟范氏始正分章之失而其所辨夫反經者則亦未知其所以失之之端也曰程子范氏諸說似皆以為稱二物而舍輕取重之意謝氏則為稱一物而進退以權平者也今以諸家皆祖程說而謝尤密

何邠曰諸家之說固疑於稱二物而舍輕取重矣而范氏之說為詳今請以其所別堯舜之說論之蓋天下者物也與賢與子者分兩之所在也當堯舜之時以權加諸與子則天下重與子輕而其權仰矣然加諸與賢而屬之四岳臯陶則未足以勝天下之重而未免於仰也故必歸之舜禹而後適得其平焉此范氏不盡之意而諸家之所同也其於謝氏之說亦何異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其意則程子難易之說盡之矣其文義則凡係於上章者皆失之而范氏亦未為得也曰或以小雅棠棣之一章而夫子所刪而不取者也信乎曰不然也按爾雅棠棣棣唐棣移則小雅之棠棣與此章之唐棣非一物矣且彼詩文義屬連無刊削之迹必為所刪則未知以此為彼之第幾章乎考之無證而驗之不合且又非大義之所存也亦何必曲為之說而強通之耶曰子何以偏為翮也曰非

獨晉史爲然也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說者以姍姍爲行貌則亦以翩爲偏字也

論語或問卷之九

論語或問卷之十

鄉黨第十

或問序篇諸說如何曰是皆原於程子而尹氏約而精矣楊氏詆世儒之說爲有功范氏說在篇中亦明白而切至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跼蹐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

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
不足者攝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
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蹐蹐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蹐
蹐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緹
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
裘素衣麀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
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

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
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餽魚餒
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
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
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
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
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廡

樊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
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
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
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
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
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
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或問恂恂或以為誠信或以為溫恭何也曰以詩書
訓詁考之宜以為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也曰楊氏
便便之說如何曰其說美矣然無所據且下文不屬
當從明辨之訓為得之曰閤閤侃侃之訓不同說文
為得何也曰太史公稱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
也亦作閤閤說者以為爭辨之意而晉人亦有侃侃
正色之語蓋以音義求之亦宜如此此說文之訓所
以為得也閤閤之為中正義有不盡衍衍而樂自作
此衍字不作侃也後漢書云閤閤衍衍得禮之容寢

嘿抑心非朝廷福其意亦以為爭辨剛直為是而有
此言但侃侃誤作衍耳曰踧踖尹義如何曰此未及
夫行也當從楊氏曰與與二義如何曰此未可判兩
存可也曰此其先下大夫次上大夫而後及君何也
曰由卑以及尊也

或問君召使擯諸說如何曰范說得之謝說誠於所
揖恐無此意楊氏躩如之說亦善賓不顧之說則張
子善矣儀禮聘禮篇亦有賓不顧之文鄭氏以為於
此君可以反路寢是也襜如之說洪氏以謂非心平

體正敏給安詳不能爾者亦為得之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門中有闌兩旁有棖中門謂棖

闌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闔門左扉立

於其中是也曰諸說如何曰言似不足屏氣不息謝

氏得之攝齊之說胡氏推之亦善

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曰古

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止用以指畫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贊而執笏於是攝齊曰趨進翼如何以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知進字必為衍文也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矣不
得復有進字也曾氏以為音義作退者亦誤

或問所謂命圭者何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為瑞節其具見於注疏矣曰上如揖下如授其說不同何也曰儀禮有受如爭承下如送之文應與此同而注疏不類未詳其說今且據此論之若如舊說以下為下堂則是時已不執圭而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之文不當系於其下矣禮有執國君之器則平衡之說而左氏記子貢譏哀公邾子執圭高卑容有俛仰故以此但為奉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為安也曰享禮注疏與諸說不同何也曰注據儀禮

當從之以為燕享者誤矣且燕享之禮亦自不同不得并舉也曰私覲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

或問色有正間奈何曰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

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駟此五方之間
色也曰侯氏以紅紫為上服之飾何也曰此說誤也
曰表而出之舊說以為必加表而後出今說不然何
也曰若如舊說則當云加表而後出不得云表而出
之矣故諸家雖皆因之而范氏獨謂締綌出於表表
不可以親膚則固已如今之說矣但其語不甚明白
故不得不自為說耳曰寢衣之簡何以知其錯出於
此也曰以必有之辭與下章必有明衣者同知其非
常日之衣矣且此章藝裘之文本自一類而忽以此
儻之又似若不倫者今出之以歸於下章則彼此皆
得其適矣曰寢衣其今之被乎曰愚嘗意其非被而
曾氏之說亦以為然也曰楊氏狐貉之說如何曰是
亦誤矣諸侯狐裘以朝何取於善疑哉曰吳氏之說
疑如何曰是亦有可疑者姑存其說可也此章之首
之何也吳氏曰此篇雖雜出弟子所記至纂集而成
必出一人之手故自篇首稱之皆蒙上所言以見之
也獨於此章之首又以君子發之不知何謂蓋既謂
之君子則不得獨為夫子之事豈自此之後皆三代
典禮而夫子行之不得獨稱夫子耶又不知食不厭
精以下亦三代之禮耶彼宗廟朝廷聘享之禮三代
行之有異於夫子者故獨稱
夫子也耶此愚竊有疑之

或問不時不食諸說皆謂朝夕日中之時何不從也
曰食以飢飽為節聖人與人同耳若朝夕日中既食
矣則他時不食自不待言若朝而有故乃終朝不食
以俟日中則非循理者之所為矣惟胡氏以為王制
所謂五穀未成果實未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
強熟之類最為得之謝氏說人不為飢而死雖不食
可也此與下章人死無委壑之理者語氣激揚似少
謹厚之意讀者詳之曰割不正奈何曰范氏得之矣
邢疏所引解析牲體禮食則然燕居私食恐其未必

爾也不得其醬其物則如疏所引其義則亦當以范
說為正曰楊氏諸說如何曰色惡臭惡未必如周禮
所言但蒙魚餒肉敗而言耳肉不勝食之說亦未必
然但食以穀為主范謝之說得之矣其曰治未病者
則善而遂謂疾醫施於萬民而君子不與則支矣曰
唯酒無量不及亂之說如何曰程子之言雖非聖人
之事其所以戒學者至矣若解此文則唯字連上文
而言蓋曰肉多則不食而酒無量但不使過醉耳胡
氏說得之

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
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聖人飲

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
學者未能然則如晉元帝永嘉初鎮江東以酒廢事
王導以為言帝命酌引觴而覆之於此遂絕

或問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諸說如何曰
范氏所謂寧不食者失其義也謝楊說亦不然蓋不
出三日記其事也出三日不食之矣者言其所以然
者為此耳

或問寢食不言語之說如何曰范謝得之而曾氏者
尤約曾氏曰食在口非語時寢靜默非言時楊氏亦通然亦抑末矣曰
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

曰瓜之為必何也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
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
則明無不敬之祭也其義則諸說皆得之而尹氏為
尤約也曰席不正之說如何曰范謝尹得之注疏楊
氏恐未然蓋曰失尊卑之序則不待聖人而不敢坐
矣列女傳言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蹣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亦此意也
或問儻之為禮何也曰見於周禮月令詳矣朝服何
也曰大夫朝服以祭於禮亦有文也

或問康子餽藥之說曰范氏楊尹之說得之曰既不
敢嘗矣則范氏所謂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
其中何耶曰吳氏以為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
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也蓋今未達故
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服而服不可服而不
服皆在其中也

或問廐焚而不問馬何也曰退朝聞之一時之間急
於問人故未及問馬爾然亦豈終不問哉蓋必將有
以告者矣諸說唯尹氏得之范氏每以教人為說非
也聖人之動無非至教然以為是而必以教人則拘
矣謝氏指情之說楊氏未離公門侯氏禮敬之說亦
皆未然也曰陸氏釋文一讀至不字絕句如何曰於
理則通然亦不辭矣曾氏又以不字自為一句亦未
安也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
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
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
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

耳曰諸說如何曰皆得之而楊氏食則或恐餒餘以下又精矣

或問侍食先飯之說曰程子第二說得之然亦注疏之舊也楊氏說則飯字當去聲讀失之矣

或問舊說君視疾則遷居南牖之下於此文何所見耶曰疾者雖居北牖下亦未嘗不東首此亦本其禮之當然非爲此文設也

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孟子之時去聖未遠其言必有據矣范氏之說恐亦有可議者蓋士之未仕

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謝氏之說雖曰人之大倫不以人廢然實有輕君之心焉學者於此但當觀聖人事君之禮不當更作此意想也楊氏之說尤不可曉夫孟子固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矣則固無所適而不爲臣但不傳贄而仕於其朝則不得同於在位之臣耳今曰不得於齊則無適不可故有不爲臣之義則非孟子之意而於義亦益薄矣且天下雖定於一而君子之進退辭受固未嘗不有義也豈曰

率土莫非其臣無召而必往哉况以外無所逼迫不獲已而後委其身焉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侯氏說亦疎不俟駕者事君之一事耳豈遽為是足以盡臣道哉惟尹氏得之

或問朋友一節如何曰謝說無所歸則在我者得之其餘激昂奮厲非聖人本意矣楊氏殯而不葬之說恐亦未然蓋殯者殯於西階之上有子弟親戚而在遠及其月時而葬之者權也若曰殯而不葬則孔子之家此殯無時而啟不復可以行吉禮矣夫豈然哉謝楊說不拜之意亦恐不然獨范尹為得耳

或問寢不尸諸說皆同而楊氏獨異何也曰諸說正矣楊氏之云其旁支之小義耳其論食不語寢不言者亦然

或問謝說齊衰如何曰舉衰以見斬耳未必兼功總而言也曰胡氏以負版為喪服之在背者此蓋記者釋上文式凶服為必重服有負版者乃式之也然乎曰未可知也然禮家說大功以下無負版恐亦或有此禮姑存其說以俟知者擇之

或問盛饌之說曰范楊得之謝氏過矣

或問曰胡氏以為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足以破此說矣大抵此等處必有闕文自不必強為之說也

或問車中之容曰禮之所以如此者為惑人心也聖人則非必為其惑人心而戒之也楊氏之說得之矣范氏知其非止為惑人心則善而以為以禮自防視必以禮則亦非所以語聖人也

此一章在或問色舉之上

論語或問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或問首章之說曰以夫子所以答林放之意考之則似當以程伯子謝氏或范氏楊氏說為正如何曰彼亦以奢儉對言則儉為本故與其過而失之奢則寧不及而失之儉則為得其本耳非正以儉為法也且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為一事之長而已也然程子猶以為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為詞章者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曰何以知其為門人所記也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或以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

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

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
子騫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
悔改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曰然
也且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
獨取胡氏之說何也曰諸說善矣而於文義皆有未
協者唯胡氏為可通耳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或問六章之旨曰諸說備矣而胡氏所論記言之例
亦學者所當知也胡氏日記言之例君問則稱孔子

禮矣盍稱氏以異乎門人
而去對以降於國君者乎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或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顏淵之死先於伯魚故有
以鯉死之言為夫子之設言也諒乎曰以人情考之
不應如此且王肅推信家語最為深篤而亦以此為
年數之錯誤而未可詳也今亦安得固守而必信之
乎曰各言其子之說范氏以為夫子視顏淵猶子楊

氏以引後章視予猶父之言以為二子之才不同而皆夫子之子侯氏則又以為己之子與他人之子不同其說孰是曰范楊同而侯異然以文意考之則皆不協然二說之流一則害於分殊之義一則害於理一之仁亦其氣象之偏所發如此故此句之文惟尹氏為得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或問八章之說曰范侯尹氏得之其曰同道則前已辨之矣楊氏直以予指斯文而言意殊迫狹必若尹

氏之云然後其言為有序耳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或問九章之說曰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於誠心哉楊氏之說亦為過之惟尹氏之言為得其平耳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或問顏淵厚葬之說曰諸說皆善惟楊氏為詳但其論不得視猶子者若有罪顏路之意恐非聖人忠厚之心也蓋但言我之所以葬顏淵不如葬鯉之得宜者以門人之故耳深責門人則顏路之失亦自見矣曰邢疏以門人為顏淵之弟子然乎曰顏淵早死未必開門授徒也范氏以為夫子之門人也近是曰謝氏引王氏之說曰不得視猶子者分也如何曰非文意也夫子所謂不得視猶子者乃歎恨之辭耳若以為分之當然則下文為無所係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呂之說亦得之但范以為孔子不告子路而尹氏深非學不躐等之說則兩失之蓋學固有序而夫子之告子路正以其序告之也曰楊氏以為通乎晝夜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後本乃削其所謂當源源自見者何也曰源源自見是張子之言蓋曰以漸而見云耳然張子曰學至於知天則死生鬼神當源源自見為學者而

言故以為漸而見之耳楊氏因其說以為此文而以通乎晝夜而知易夫知天者則是聖人之事而以漸而見不足以言之矣刪而去之豈其覺於斯與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或問閔閔侃侃於前篇之訓其亦通矣乎曰閔閔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無不同也曰諸說如何曰是其意亦皆善矣但盡誠不偽之

說於文之義未有以見其必然者殆不若謝楊之說為近也然楊說亦既雜取諸說之意矣惟其所引英材之語尤深得之不得其死亦二家之說為勝而楊氏所論為尤精但以子路之死為傷勇之故則非孟子之文意耳至侯氏若字之訓其鑿甚矣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或問十三章之說曰謝楊之說各有所偏蓋其性情氣象之不同如此而楊氏欲使天下之事皆至於極

弊而後圖之則其害為尤甚豈懲於熙豐新政之禍而矯枉過直以至於斯乎此章之說惟范侯尹氏為善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蓋推其意而失之夫程子所謂與已不同以釋夫奚為於丘之門耳范氏則謂夫子以子路所見與已不同而以不如琴瑟之和者譬之聖人之言豈其若是之迂哉楊氏論可專以此論之也

子路所以升堂者直以結纓一事言之則古今之勇不懼死者多矣子路之所以得升孔氏之堂恐其未可專以此論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或問楊墨之學出於師商信乎曰胡氏論之當矣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

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唯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為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為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嘒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愚魯之說楊氏得之辟嘒之說呂氏得之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或問屢空之說曰空為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為

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非聖言本意也諸先生亦或從之誤矣惟范氏不從而胡氏亦論之曰以屢空為虛中受道聖人之言未嘗如是之僻而晦也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亦奚遠哉此得之矣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然考程子之說則但為去夫利欲之私耳雖非文義然理則不差至於呂楊則又過而不知所止矣夫易所謂不遠復者豈若佛氏覺速念止之云哉曰若以呂氏之說言之則貨殖而屢中者正為虛中受道之反矣曰呂氏之說程子非之當矣不得復引以為說也曰程子諸說如何曰所論州舉學試之得失者可以警學者較計之私日用之間所當深察其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則張敬夫以為夫子嘗問其與回也孰愈至此又並稱焉則所以進之也遠矣亦其言之一驗也其一說以命為爵命則恐或未安耳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或問善人之說曰此文簡奧有不可知者今考衆說而反之於心唯張子及程子循途守轍之說為善而

楊氏亦為得之但必以孟子之言合之於此則為費辭耳聖賢之言各有所止不必強說而牽合之也或以為善人不循轍迹則亦不能至於聖神或以為不循善人之迹則亦不能至其間奧是二說者或引其進或原其初而未嘗答其所問則未知使之以何為迹而踐之耶或以為不踐為惡之迹則以本文觀之又未見其果為為惡之迹也或以為不蹈古人已成之迹則古人已成之迹皆聖賢所以垂教於後世者又安得不蹈哉凡此數說皆有所未安者故特以

程張之說為正耳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或問論篤之說程子兩義不同如何曰是亦皆通然以是字文勢推之疑前說得之為多尹氏蓋用程子說而上一句用前說下兩句用後說其擇之亦不精矣或連上篇為說者亦非是蓋子張嘗有堂堂之譏故誤以色莊者繼之耳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楊氏得之矣范氏以稅人為不可專而為仁由己則可以不待父兄之命則是夫子之告子路專以稅人之事而告冉有專以為仁之事也謝氏為勇者徒行而未必中義則是夫子不為其有父兄而特救其不合於義也以文意求之恐皆非是蓋夫子之意非論其事特救其心之偏耳子路勇於行而有無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縮而有不勇於行之失故各就其偏而救之夫子之答公西華固已明白豈可舍此而自為之說乎故惟敬夫之言本末為備然諸說或引成德達財因其材而篤焉者正與救失之意相戾亦其小失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或問程子之言顏淵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以其下文搏虎之云者推之則不得有是言矣疑記錄之或誤徒得其說為辨詰之辭而不得其所處之

正意也且遺書所記此條之說不止如精義所載者
大抵相死之說為多亦可以考其意之所歸矣此類
學者尤當精考蓋大義所係不容於誤也胡氏亦嘗
論之乃程子之遺意然其言尤簡約而明白今附見
於此可以證程子之說云或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
難其如顏路何胡氏曰程
子嘗言之矣閻菴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
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於師乎其不可當未行
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也曰呂氏之說如何曰此章之首但見
師弟子之分臨難有相死之義而顏子之於夫子其
恩義為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顏子有相死之理耳呂
氏之說與楊氏所論天喪予之章其病正同且以顏
子志道然後如此又似以計較利害為言而不見恩
義之所存者抑夫子之死道之在夫子者既不幸而
喪之矣已又以死從之則道之在已者又將自滅之
也然則其於利害無乃反有所不審乎曰謝氏果敢
之說如何是蓋避程夫子所謂遇害不當言敢不敢
者然似未察夫文義而過疑之也若以呂氏所謂死
謂死戰者言之則敢與不敢胡為不在我乎至程子
之讀死為先則本韓子之說而胡氏亦以論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
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

或問由求之爲具臣也奈何曰諸說皆善而楊氏尤
備然其後本乃悉刪去而直以格君心之非爲說高
則高矣恐不如前本之正而慤也又曰一條尤詳弑
逆以下或從一事即不得爲大臣此意尤切也胡氏
張敬夫說亦有所發明云胡氏曰亂臣賊子欲動於
惡其不從者未有能全其

身者也然則夫子此言是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許二
子矣况使季氏先聞此言則邪謀亂心豈不潛消於
冥冥之中乎張敬夫曰弑父與君不必由求而知不
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惟利之徇而已矣未遽
有悖逆作亂之心也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曰
以至於從人而弑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賢與

謝氏以由求爲事事非事道者如何曰如此則事道
者乃在於事之外而見於事者皆非道也大抵謝氏
之說多如此觀其所論四子言志以曾點不著一事
而以三子爲未識道體則可見矣且書所謂事事孟
子所謂事道者所指各異不當引以爲對而又分別
其精粗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或問子路所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不之許也而謝楊尹氏皆以爲不然何哉曰楊氏之說高矣夫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然以書禮考之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夫成周鄉官樂正之法其所以優游涵養而誘掖夫未成之才者蓋有道矣豈遽使之從事於人民社稷之間以試其未能操刀之手而不慮夫美錦之傷乎范氏蓋得此意然猶必以讀書爲言則

似不足以解諸說之疑者然三代而下既有書矣則事物終始古今得失修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好學者豈可以不之讀而遽自用乎以此而論則范氏之說正爲不過但讀者樂聞諸說之高故以其說爲卑而不之察耳殊不知好高之弊將使學者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所忌憚則其失不但卑陋而已也侯氏以爲社稷人民固可學而猶謝楊尹之說特其所謂學詩學禮之後者則猶爲有序云爾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

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

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或問何以知四子之以齒爲序也曰洪氏以爲子路少孔子九歲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而點參之父也則其齒或亞於子路矣曰何以言浴之爲盥濯祓除也曰漢志三月上巳初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

邕引此為證是也韓李疑夫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浴蓋不察乎此耳曰何以言曾點之見道無疑心不累事而氣象從容志尚高遠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於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肖見所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後不得已而發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其氣象之雍容閒暇志尚之清明高遠為何如而非其見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則亦何以至於此耶曰何以言其直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其心而論之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為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耳或曰謝氏以為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

之事近之其說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者
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
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
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
聖人之事哉抑觀其直以異端無實之妄言為比則
其得失亦可見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許三子也曰此
無貶辭固已可見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見其平
日之與之也曰惟求非邦以下舊說皆以為孔子之
言何也曰彼亦見其不以曰字起之而不察夫前乎
此者求爾何如赤爾何如之說皆無曰字也且他書
之例其若此者尤多是以晁洪胡氏皆以為問答之
辭而今從之也

論語或問卷之十二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或問克之爲勝何也曰楊子固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矣而此書之說自劉炫發之其說曰克勝也已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儀齊之嗜慾與禮儀戰使禮儀勝

其嗜慾身得復歸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迫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也克己復禮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炫言如此雖若有未瑩者然章句之學及此者亦已鮮矣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蓋欲其克去有己之私欲而復於規矩之本然則夫本心之全德將不離乎此而無不盡也然人但患於不為耳誠能一旦用力於此則本心之全德在我而天下之善將無不由是而出天下雖大亦孰有不與其仁者乎然己者人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彼出於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

不復如手反復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以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為獨要切而詳盡耳曰然則顏子請問其目而夫子告以四勿之云何也曰顏子聞夫子克己復禮之言蓋已洞然默識仁之為體矣然夫所謂克己復禮者必有條目而後可以從事於其間也故復問以審之而夫子復以此告之也蓋禮為心之規矩而其用無所不在以身而言則視聽言動四者足以該之矣四者之間由粗而精由小而大所

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禮即天之理也非禮則己之私也於是四者謹而察之知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内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幾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

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
謹其所操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然記錄所傳
不免有難明而似可疑者亦有謬誤而真可疑者如
曰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
離非道蓋惟道不可離是以知其言之失而不得道
耳非以為道無是非得失言之雖失而不害其為道
也如曰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者言德盛仁熟自然
中禮無所待於勉強而非為學者言也如曰視聽言
動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者言能復於禮
則仁心自存有不待他求而得者非以仁與禮為一
物也如曰禮者理也亦言禮之屬乎天理以對己之
屬乎人欲非以禮訓理而謂真可以此易彼也如曰
事事皆仁言所行無非仁者而後人得以是稱之非
若呂謝游揚之說也如曰克己盡仁克盡己私只有
禮時方始是仁處亦若其言仁禮不異之意也此皆
其難明而似可疑者也各以是說通之亦可以無疑
矣若曰克己自能復禮不必學文若曰有諸中則無
不中理慎獨敬義所以為克己復禮若曰敬立則無

妄無妄即禮若曰敬則便是禮無已可克凡或過而失中或亂而無序是則真可疑而不可通者豈其記錄之誤耶惟其所論克己為道之說偏處自克己之說視聽言動之說心廣體胖之說天下歸仁之說則其所以發明深切無可疑者至於四箴則又精確縝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內安存誠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是固未嘗遽以禮仁為不異而亦未嘗以為有待於他求也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范氏之說則其疎甚矣呂氏專以同體為言而謂天下歸仁為歸吾仁術之中又為之贅以極言之則不免過高而失聖人之旨抑果如此則夫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乃特在於想像恍惚之中而非有修為效驗之實矣謝氏以禮為攝心之規矩善矣然必以理易禮而又有循理而天以我視聽自然合禮之說焉亦未免失之過高而無可持循之實蓋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其所以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若曰循理而天自然合理則又何規矩之

可言哉其言克己之效則又但曰克己之私則心虛見理則是其所以用力於此者不以為修身踐履之當然特以求夫知之而已也至於游氏之說以為視人如己視物如人則其失近於呂氏而無天序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等則其害於分殊之義為尤甚以為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於釋氏頓悟之說以啓後學僥倖躡等之心以為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縱耳所聽而無姦聲則又生於莊周列禦寇荒唐之論若以聖人為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於縱其視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為言則於夫子所以告子貢者似有所未察也楊氏以為先克己而後復禮以閑之則其違聖人之意遠矣惟尹氏庶幾近之然其以理易禮而遂以復禮為仁則亦失程子之意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或問二章之說曰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矣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夫為仁非以求是效也而并言之蓋將使之以是自考耳然顏子有王佐之才故以天下歸仁言之仲弓可邦君佐之任故以臨民及物在邦在家之事告之亦各有當也曰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何也曰二子蓋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克是對而記之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但無怨之說恐未安張子亦然呂氏則固以怨為人之怨已矣楊氏所謂仲弓由是守之可以為仁而已者若有少之之意焉夫聖人之言貫徹上下其所以告人踐修之法猶大匠之規矩羿之彀率也功力之至不至則在其人耳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非先以是為限約之也使仲弓因是言也而盡其力焉至於從容自得而敬恕之名亡亦何害其為聖豈必克己復禮之云然後為可克也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或問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訥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耶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曰游氏之說如何曰是又自爲一說然本文以仁者爲言則猶立人達人指其人之身而言之也又曰其言也訥則固謂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是與孟子浩氣難言之說亦不得而同矣曰謝氏

心有所覺謂之仁者信乎曰吾於觀過知仁之章旣言之矣而侯氏以爲謂仁者心有所覺則可謂心有所覺謂之仁則不可者亦得之矣且程子以穀種喻心而曰生之性則仁也今直以爲草木五穀之實謂之仁亦失其旨矣其後又以可識知味爲言則又首章之失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或問四章之旨曰此章本末范氏得之特其所謂先

正其心而後與之入德者其語有未粹耳謝楊不推
內省之意而專引仁勇之說以明之其亦無所當矣
尹氏雖以內省為言然其說與章旨向背似不同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或問司馬之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桓魋嘗欲
弑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顏子車亦
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為憂也曰有命在天之不同

何也曰張子謝氏言之矣在天之說若不同者然隨
其所遇而貧富貴賤當然之理無不在焉則二說亦
互相發明也若范尹氏知命樂天之說則其語意踈
矣蓋告之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欲其知此而有
以安之耳今但曰當知命而不曰安命則知為無益
曰當樂天則樂天者乃聖人之事人雖知其當然而
豈易及耶若曰順天其可也曰四海兄弟之說如何
曰謝氏得之矣胡氏謂意圖者蓋得諸此楊氏歸仁
之說首章已辨之今不復論然其施之此章又將有

流於墨氏之失學者亦不可以不審也曰程子之言敬而無失者奈何曰此言人能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也子夏之言本不為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曰其論張子之說如何曰是亦至言而學者所當守也曰范說他義如何曰其疎之甚亦不待辨而可知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或問何以言膚受為切於身也曰易曰剝牀以膚而

象以切近災也釋之且傳亦有湔及膚之言則凡

言膚者皆為切於身無疑矣蓋譖為毀人之行愬為伸己之冤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之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若以膚受為微淺之意則與浸潤何以異而其不行不足為難矣此章之旨唯楊氏為得而蘇氏之說亦中不明不遠者之病學者所當深戒也

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曰諸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說如何曰范氏譖愬不至之說欲以高出乎聖人而亦不堯舜亦惟察之而不行然後能使其有所懲無所售而不至若不能察而辨之則又安能使之不至哉此可以談之以為高而無可行之實殆不類其平日之言也呂氏譖愬二字得之而又下文所釋於文辭意義皆不可曉謝氏遠字之說亦有可觀然恐不若蘇氏楊氏之說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或問七章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曰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戒備飭而足於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者也曰然則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故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曰食之可去何也曰

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
理人之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其所以為民者
而無以立乎天地之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
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
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其大義則諸說皆得之而
程子為尤至唯呂氏以去食無信為均死而不若守
信者則恐非聖人之意蓋不得已而去之者則去信
所以求不死也今以均死而後不為不信則固已不
免乎謀計之私矣若使其去食者死而不去信者則

又將若何而處之乎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

或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
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詞氣和平蓋未
始以文為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
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
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

子貢之言之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曰諸說如何曰范楊侯氏為一說謝氏自為一說而尹氏推焉要當以范楊侯說為正但范以駟不及舌為戒人之辭則非是蓋此正為子成發耳若謝氏以文質為不能以相無則善矣然虎豹犬羊之云則有正相反者不知其何以通之也尹氏既曰不能去而又曰不可去擇

之不精亦何甚耶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或問洪氏以為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其說如何曰以春秋傳考之是亦然矣曰然則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蓋不

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諸說如何
曰諸說皆善而范氏楊氏尤為詳盡但孰與之說侯
氏不同今當以侯為正耳蓋君之所與者民也民足
矣則君雖不足亦無與共其不足者民苟不足則君
雖自足而誰與共其足哉此蓋告之以君民一體不
必厚斂之意若如尹氏之說以為民足則無人與君
以不足民貧則無人與君以足則恐非文勢之所安
抑其言不信出於利害之間殆非有若之意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
亦祇以異

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為問
也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
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
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為
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
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
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
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
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
惑乎曰諸說如何曰謝氏為得之然亦有所未盡聖
人言此正欲學者審而戒之以辨其惑而彼專以知
之為言則不盡乎聖人之意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
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或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
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君臣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
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曰諸說如何曰蓋皆得
之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今侯氏以四者
為達道則既差矣又以為先王達此道於天下則又
非達道之所得名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或問片言折獄之為半言何也曰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曰宿諾之說以宿為豫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越一宿以償其諾為太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為不濡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諸說如何曰此無他異但范氏宿諾之云語意不密楊氏專以果毅為言則程子已辨於前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或問聽訟之說曰范楊之說當矣范氏兼舉本末而言其理尤備然楊氏專以本言其得之亦多矣謝氏

以訟不待聽而決為無訟恐非聖人無訟之本意不

知其何必為此衍說也胡氏吳氏說亦可取

胡氏曰聖人耳

順目徹物無適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人無訟之難也○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聽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何若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其子幾是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言使民無情實者不得盡其欺誕之辭不敢自欺其心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各有發明特未完備唯范氏以

成爲稱則不盡聖人之意自與君子處以下其推言之意則善然亦亂本文之旨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略同惟楊氏以禮齊之者爲贅說耳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或問十八章之說曰惟張子范尹爲異然於文之義則有所不通楊氏推本不欲之意善矣然以爲使民皆知此而不爲盜則恐其過也此章之意但爲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不爲盜耳夫已嘗爲盜之人安能使其皆知有貴於己者而樂之哉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諸說略同惟楊氏通三章而序言之爲近於鑿耳侯氏意最詳備然亦大浸此章之

意大槩專勉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者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以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

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曰程子以明達為言者非與曰是於文義若有不通然其論務實而不近名以下則至論也諸說何如曰聞達之辨呂氏最為得之尹氏次焉謝氏以名聞四達為言者乃子張之所謂聞而非夫子之所謂達矣范氏論質直好義察言觀色在家之說意象皆正而所指者狹不足以盡聖言之蘊其所謂通乎聖者又非此章之意也楊氏以察言觀色為在己亦非文意夫以己之言為可察

猶可也己之色則又安得而觀之乎慮以下人之說則謝氏尹氏得之而范楊氏之說亦狹而有所未盡况夫謙恭下人者乃理之當然非有為而然也今必以求益為仁而後下人則吾之所以下人者非出於誠心之自然而出於較計利害之私耳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崇德之說范氏大槩得之特

所謂上義下利義字比事字差重蓋曰義所當為之事耳其以上下二字訓先後則為切當也謝氏以為志在於事而不在苟得者亦得之然此所謂得非專為苟得也凡有得心則於所以崇德者為有害矣侯氏以為其進於道則其失為甚蓋其意若曰先能從事後必有得云爾若果如此則與聖人之本意幾何而不相伐也耶楊氏之病蓋亦類此尹氏所謂不計利者善矣然又不見其事以為先之意蓋皆不若范氏上下之說之為全也修慝之說范謝楊氏皆得之

而謝尤切侯氏以遠怨為說似慝為怨慝之慝如此則是為畏人之怨已而後不敢攻人之惡也况樊遲所問三者皆在己之事又不應以他人之怨雜之尹氏於攻其惡者得之而於所謂無攻人之惡之意有不察也辨惑之說范楊侯氏得之謝尹之言亦善但皆以知忿之為害而不能懲為惑則又未然盖聖人之意正以其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為惑欲其懲之於此以辨焉耳蓋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豈各因其有是失

而警之耶曰楊氏所謂聖賢之異者如何曰以文考之殆未見其有異也楊氏之意豈以其悠然者為從容自得而詠歸者猶未免為有所作為也耶以是為言吾恐其淪於老佛之空無也其所謂遊焉息焉無非學者則足以發明言外之意矣但以為自今觀之可以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為記言之人本有 此意則恐亦未必然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

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
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或問樊遲之問仁知夫子所以告之者亦明白而易
知矣而樊遲猶未達何也曰曾氏之說得之矣曾氏曰樊
遲未達者疑二者之相悖也蓋知人則有分辨愛人
則無之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二者可以
並行而不相悖也遲退而問子夏又以謂夫子所言
者答其問智而已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智
也舉直而民遠於不其餘則諸先生盡之而程子之
仁能使枉者直也
說為尤善也曰范氏之說如何曰蓋用程子之說特

所謂費而隱者非中庸之旨而富哉之義不若楊氏
之為當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爭友之云
過矣所謂爭者亦忠告而善道但其不可而止則以
厚薄為淺深耳呂氏善術誘掖之似非文意蓋所謂
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
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曰以善
道之則所謂忠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為贅於辭

乎尹氏蓋用說知而已以其義合也易其所謂異於君親者則其義加密矣曾氏以為人有過而告之曰勿為此則其所謂忠告也道之曰當為此則所謂善道也亦為明白然恐亦近於呂氏之說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或問以文會友諸說之不同如何曰以文考之竊以張子范楊之說為安而范氏所謂文者德之著則未
然若謝氏以文為威儀則失之過矣蓋朋友之會然後有威儀非以威儀而會朋友也况朋友之會亦冀

其切磋講習之益苟徒以威儀為事則賓客而已矣
豈朋友之謂哉若侯氏則吾有不知其說者矣

張子說精

義印本未詳

論語或問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或問先之勞之人為一說何以獨取乎蘇氏曰身先之先其義明於左右師保之為先身勞之勞其事切於佚使勸相之為勞也故蘇氏云爾而張子亦不約而同焉吾是以取之爾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或問二章程子之說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
獨親其親也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
可以得其所不知也然斯語也舊本或誤別以為一
條則全章之旨首尾衡決而皆失之矣程子此章之
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請問諸說
孰善曰諸說皆善而蘇晁吳曾氏之說亦可觀焉蘇氏
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常赦其小過則賢才可
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
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
出矣○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
氏之為也仲弓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君則其為治
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未可赦獨

患賢才之不知仲弓真可以南面哉○吳氏曰仲弓
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
季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
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
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絕
者乎○曾氏曰季氏以閔子騫為費宰又以仲弓子
路冉有為宰皆取諸孔門德行政事之科亦可謂得
人矣然閔子獨去之而不顧此其所以為顏閔與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

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程子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也范禹皆以正名為盡道者過之此章所謂正名者亦曰姑使事物之名各得其正而不紊未遽及此也然極其言則亦必至於此而後止爾謝楊氏以為禮樂不興則無教而廉恥和睦之風衰故刑罰不中亦非也此方自為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然後主於民而言耳故獨范氏之說為得之而其所謂暴慢鄙詐之心

耳
入者亦似衍說蓋但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下之事皆無序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問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尹氏小體大體之說非孟子之本意爾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或問五章之說曰諸說人情物理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莫不具於詩誠能誦而通之則授之以政無不達矣楊氏以爲知王政之廢興則不足以盡風人之情謝氏特以爲窮理則又不足以舉事變之實也楊氏又謂得其所言斯能專對以楊子雲之本語推之亦似過高矣侯氏以爲詩可興可觀可羣可怨故學之者如此則亦太漫直以可興可觀言之則庶乎其

可爾尹氏以爲詩者政之所繫語旣倒置以釋此文亦不切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楊尹氏爲一說呂氏爲一說謝侯氏爲一說然各有所偏不若范說之爲備也曰

然則其相似也亦有稽乎曰蘇氏言之詳矣

蘇氏曰按世家

當是時魯哀公之七年衛出公之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棄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于越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或問八章之說曰諸說亦同然皆有不事事之意獨

胡氏之說為備爾

胡氏曰自合進而完自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不能彌光於前而公

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或問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曾氏尤佳

曾氏曰孟子曰雞鳴

犬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適衛庶乎之言殆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謂常談而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而不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諸說亦善但謝氏拔本

塞源略法先王之語為不可曉爾曰孔子之言如此

然其為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效何也曰胡

氏嘗言之矣

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于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禮折

齊齊人歸田魯之國勢已強矣至十二年夏墮三都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少正卯已誅

男女已別於途商賈已信於市矣邱費既墮圍成弗克於是桓子聽公伯寮之譖受齊女樂之饋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膳俎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囿大蒐若孔子為政則不為此可驗也然則孔子為大司寇纔歷三時又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舉國以聽而又及於朞月三年之久則其效宜如何哉愚按胡氏所說年數與周公孔子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爾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可去也勝殘之說程子得之去殺之說謝氏得之叅而取焉可也楊氏以可繼為言則於聖人之意有未盡者善人雖有可繼之道而無其人以

繼之亦安能以成勝殘去殺之功乎程伯子舉進士時嘗有對策論此數節甚詳而精義失之學者蓋詳攷之則聖人之指見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范尹并以禹湯為證則其說無徵而費於辭矣范氏又以漢文帝唐太宗為言則尤

失之文帝太宗能富其民則有之至於教則猶未及也又安能使其化民而一於仁乎二帝之治文帝為優然以賈誼流涕太息之言觀之則當時之風俗可見而况太宗略無關雎麟趾之意又豈足以庶幾成康之萬一耶謝楊以為為當時而言亦未必然蓋通論其理當如是爾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或問十三章之說何以異乎六章而複出之也曰晁

氏以為此專為為臣而發理或然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或問十四章之說程子范氏得之矣而謝尹有不同焉者何也曰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夫君之官職則所謂政也季氏之家政則所謂事也冉子之所得聞者季氏內朝之事耳政則康子必將合諸大夫而謀之外朝非冉有之所得而與也冉有以家事

為國政故夫子抑之程范之說可謂無以易也必若謝氏之說則政事之名以冉子之賢而不能知其辨也魯君大夫又安知其為政而以問之孔子乎若楊氏則又但言以事為政而不指言其為何事辭亦大簡略矣其引夫子之言為政亦不如呂氏之說為實也曰或者以為此季氏與其家臣謀國政於私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為不知者而微辭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姑存而攷之可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范氏聽言納忠之說為未足以該聖言之意耳吳氏之說亦有可觀者焉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為可畏三子之

徒庶其少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抑嘗詳味言不可以若魯之哀也豈獨三子之過與是其幾也及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此又言外之意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或問十六章之說曰謝尹兩句各為一義諸說皆相因為義皆各得其一端合而論之則善矣然夫子所以告葉公之本意則但如謝尹之說諸說蓋其餘意耳范氏所謂近悅本於親親者夫子之言未有此意

然其所引之詩則當矣楊氏引書殊為不切尹氏來之二字文勢若有未順云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楊氏以見利為言而遺其所謂小者為未盡聖人之意耳張敬夫之言亦為得之張敬夫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曰諸說如何曰范氏推廣言之甚善至於本章之指則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氏尹氏之說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情

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也邪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碣之父子皆拂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况孟子所謂情者乃指下文四端之善而言而所謂若者未必其果爲順也讀者詳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讀者宜深味之范尹

亦平正有味謝氏屏氣之云則已奇嶮矣與人忠又與惻隱初無干涉而所謂非不可棄不能棄也者則尤過高而非聖人之本意也楊氏安土敦乎仁之語亦非學者之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程子小人篤實之說至矣其次

呂謝得之而晁氏亦有取焉

晁氏曰尊義於己不窮於外士之上也僅能有

義於己而未能不窮於外者士之次也

曰行己有恥

孝弟稱於鄉黨特行己有恥之事也 爲使不辱亦何足以爲高而夫子以爲士之上邪曰是二者汎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諸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曰硜硜小人而亦可爲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此

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或問狂狷之說曰楊氏侯氏以狷爲不及非也狂者過於識狷者過於行謝氏之說得之矣然狂狷猶可取也至於無常則不可知矣故下章次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或問不占而已矣之義何以闕之曰不通也諸家之說曰易所不占者一也曰不待占而必凶可知者二也曰無常不可測度者三也曰巫醫不誠則用之者必有凶禍四也曰不玩其占者五也曰無常之人占決亦無所據六也是皆有所不通而不玩其占之說爲庶幾焉然亦未敢信其必然故姑闕之以俟知者耳或曰不占自爲一章亦無來歷不知其何所指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尹氏大意得之而辭有未盡謝氏出處語嘿之說似非此文之本旨也呂楊侯氏

說皆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引以為證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

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是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丘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范謝得之雖皆以知人取人

為言然是亦可以為學者修身之驗矣但范氏所謂
審其所好惡者文勢反戾若曰審其好惡云者則於
義為得矣謝氏引孟子以為證則不類蓋孟子之意
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
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救偏聽之失一則核義理之
真言亦各有當也尹氏善惡可知之說疑衍惡字蓋
此方論人之善不應以惡而併言之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

其使人也求備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諸說各有發明而皆未盡亦
有援據踈濶而不切於文意者洪氏張氏說亦類此

洪氏曰君子任理小人任情君子不以己之有餘而
責人小人不以己之不足而自責張敬夫曰易事者
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悅者義理而
己而非悅人之悅己也故悅之不以其道則不悅與
人為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狗
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
己則忌而惟欲責其
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諸說得失同於上章惟楊氏

為得之但其立言傷巧不若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
狀虛驕盛氣釋驕之形則讀者對互以求其有以自
得之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或問近仁之說曰程子楊氏曾氏得之曾氏曰剛則必能無欲毅
者必能力行木者無令色訥者謝氏之說機警有餘
無巧言天資如此故於仁近之然四者本以質言而仁非知覺可訓則亦誤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悌悌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

或問切切悌悌之義其詳奈何曰切切者教告懇惻
而不揚其過悌悌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
有忠愛之誠而無劬訐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
告之也范尹氏直以切切為責善悌悌為進德而謂
子路不足於中和則其大槩亦頗得之但於其所以
責善而進德之曲折則其言之有未備耳謝氏以為
能使其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為修身之效其意
雖善然夫子所以告子路其始未及乎朋友兄弟也
亦教子路當以如是三者而已謝氏乃以其下文解

釋之詞為正意恐其考之或未詳也楊氏語意不明然細尋之疑其意蓋亦以切悛為責善而謂朋友之交既親然後得以施其責善之義爾子路行行則於朋友之交有所不親故孔子告之如此欲其致親親於朋友然後得以施其責善之義也此亦未有見其必然使其果出於此則夫子冒為不直告子路以致親於朋友而預告之以致親以後之事耶且朋友之交而以致親為先責善為後則其始合必有不以正者此說之流恐其弊不止於文義之間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

吳氏曰白虎通曰教民者皆里中之

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有所教矣

論語或問卷之十四

憲問第十四

憲問 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或問首章之說曰原憲安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為者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為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及知者庶乎其

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吾聞諸師者如此而胡氏亦云故獨以是言之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於日新耶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或問問之說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敢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夫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

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芽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鬪進於胃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感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畱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嗚呼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

言者其旨深矣楊尹發明不失其旨至於范氏以為仁之為道不止於四者則其所謂仁者不知其何所指也呂氏以為四者不行足以去不仁而未可為仁亦非也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其間無地可容髮也誠能去不仁矣則非仁而何哉顧四者之不行方且蓄其念於隱伏之中而未足以去夫不仁耳謝氏所謂四者不行未必不出於仁者以程子之言考之可見其失至謂未足以見仁之本體則又專以知見為言而不察乎操存踐履之實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或問張子懷居之說曰有為而重遷者有所繫而不去止此也無為而輕遷者無所繫而有慕乎彼也有繫乎此者固懷居也有慕乎彼者亦懷居也然夫子之言則亦謂夫有為而重遷者爾張子蓋推言之也曰諸說如何曰范氏言之詳矣其推士而言以及天子者亦廣矣但以居廣居為有天下之事則非孟子之本意也謝楊之論亦為得之蘇氏引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尤學者所

宜深念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或問四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范所推為有益於人之國也洪氏吳氏亦為得之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

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云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或問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仁必有勇未有切當之說唯侯尹庶幾得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或問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本若難明今以文意推尋姑為此說亦夫子罕言命之意爾或祇從程子范尹之說亦善謝氏過高不實楊則專以枝葉而言聖人之意亦必不然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仁與不仁正當以心為說而范氏

皆以君子之行爲言則於聖人之意有不盡矣呂氏所謂德心稍懈者得之特所謂公天下私一己者亦未當也仁者固公天下不仁者固私一己然仁不仁之名則不於此而得也謝氏之說善矣然其曰心不在焉不仁也則直以心字訓夫仁者恐亦未安若曰心不在焉則不仁矣其庶幾乎其曰未害爲君子者則亦有以啟學者自恕之弊尤不可以不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或問八章之說曰蘇楊尹氏之說皆善然聖人之意正所以明夫愛而不勞者之不足爲愛忠而不誨者之不足爲忠則三說者皆未及也如范謝之釋則勞字無所當矣

子曰爲命禪讓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或問九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以春秋傳考之與此有不同者未知孰是其曰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則能使衆賢各盡其用者子產之功也洪氏說亦善洪曰鄭小國也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爲天下者辭命宜亦重矣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衆

也而獨任於一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耳
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謀不以為歎子產潤
色而子羽不以為羞後世為命者
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或問十章之說曰諸說皆通而子氏子產之說為詳
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
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國禁奸保
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
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
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諸家
能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都不論子西之為何人然則何以究聖言之旨歸耶

此近世好高之弊獨吳氏為能考而論之爾

吳氏曰當時有

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

駟夏未嘗當國無

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

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

止之其後又召白公以致楚亂則其為人可知矣

管仲之說則蘇氏為當但人也二字范氏以為盡人

道恐非管仲所能當揚氏之說則牽於援据而支離

甚矣侯氏說亦迂曲而難通吳氏別為一說未知是

否姑存之亦可也

吳氏曰荀子論管仲云與之書社三百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

公而貴敬之則是桓公奪伯氏之邑
以與管仲也秩秩亦無怨言之意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特范氏欲蒙上章伯氏為說者似非聖人之意蓋上章乃美管仲之功而非美伯氏之安貧也亦不當以是為說矣謝氏引據迂曲反不若經文之明白而易曉也張敬夫說亦佳張敬夫曰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處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于其中皆為怨也故貧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曰程子侯氏所論怨諂之不同也孰是曰皆是也蓋諂之病甚於怨而無怨之難則

甚於無諂語若相反而其意則各有所主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矣公綽他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為人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鬪三

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冉
求之藝則夫子固嘗稱之也曰必兼四子之長而又
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為成人何也曰四子各有
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知者至於要
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
能以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
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
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
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

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為言卞莊子蓋以况
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眾人之長與成於禮
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曰今之成

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姑存
之以備參考可也

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夫子
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
已能者而重獎之哉蓋子路晚節末路不復聞斯行
之志而有終身誦之之堅是以自鳴其善而為此
固非之辭耳與未
見其止者異矣大率此章之義程子論之已詳而

諸說亦不失其旨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或問公叔文子何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曰蘇氏得之矣蘇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度也飲食而知其有五味必其過者也此文子所以得不言不笑不取之名也夫子之疑之何也曰吳氏得之矣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無大異其小不同者范尹以為時人以武仲能存祀為賢故夫子正之竊味本文之意但以時人不知其據邑有請之為要君爾初不為能存先祀發也謝氏若以武仲為恃齊以請者亦非也夫子但言以防求為後不言以齊求為後也安得捨其據邑之顯罪而逆探其挾齊之微意乎侯氏又以求後為要亦不察夫所以防之文爾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或問齊桓晉文之正譎奈何曰程子之說密矣然以

其說求之本文則未見其有以發晉文之本心而能使後世慎所舉者張子以譎為婉以事實字義求之亦若未安惟胡說為得之而呂伯恭考之為尤詳文多不能悉載學者求之左氏之書自可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

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所謂匹夫匹婦之為諒者正指召忽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為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爾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

功耶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其在於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曰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

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
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
子糾弟爾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
無所逃矣况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
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
其難哉楊氏發明程子之意善矣然不明言小白子
糾長幼之序則亦略而失之矣又以忽之死為傷勇
仲之不死為徒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
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
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
貶忽之死也曰九之為糾何也曰春秋傳展喜犒師
之詞云爾而糾合宗族之類若此者亦甚衆也說者
不考其然乃直以為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
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為之說曰衣裳之會
九爾其餘則兵車之會也自公穀以來皆為是說亦
可謂鑿之甚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為文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氏以文為仁之著文固仁之著也然以人之所難曉而釋其善說經者呂氏得之為多而其所謂文者必以物相雜為據則過矣侯氏亦然謝氏所謂無媚疾上人之心楊氏所謂有禮意皆溢乎本文之意殊不知聖人之於文子特取其唯賢是舉而無今昔貴賤之嫌所謂文者正以其倫理明順粲然而可觀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

奚其喪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程子范氏三說意亦皆善然以文義考之則當曰其言之不怍可謂難矣然後其說可通今以則為之也難繼之則其意或不出於此也謝氏之說恐亦未然蓋本文之意言之為言正指一事乃其口所謂善而力不能為者爾今以所言而不怍者為不善之事而為之者乃指為道而言則失之矣楊氏最為得之但既以不掩釋為之之義則不

必複出之爲也三字削而讀之則文意明矣尹氏亦善特所謂未必能爲者辭若太緩爾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或問請討陳恆之說曰程子至矣楊氏推明其說亦有助焉至謝氏以爲孔子欲以魯伯諸侯而仗大義以下天意則非聖人之心矣曰當是之時魯之兵柄

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焉尚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

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曰程子之言固有是矣然其所謂必有處置謀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但其意以為夫子之告魯君又當明君臣之大義以見弑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

天下之兵以誅之也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當世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為聖人之心者而程氏門人記其師說又不能盡其意之曲折所以啓讀者之疑耳曰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楊氏發明其意且以孟子所謂天子討而不伐為證而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其相反若是何耶曰孟子之言謂三不朝而六師移之之等耳胡氏乃特為弑逆而言考之春秋先

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晉李毅告王濬以為弑君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者則以當世本無此法而言爾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以告也其事之未至于迫遽而得以告也其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也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機之來也不可以少緩而吾之力又自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徇請命之小節忘弑逆

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無以免乎春秋之責矣夫以魯之弱而欲討齊其請於天子理勢固有當然者但楊氏以討之一字而決其必請命焉則亦太拘滯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范楊得之但范說不欺故必犯者為小戾耳張敬夫之說亦善張敬夫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必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也若忠信有所不足則於事君之道為未盡而徒以犯顏為事亦鮮味矣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

為欺也以子路之剛強懼其果於犯焉故告之以勿欺為主焉尹氏之說以犯為主蓋謂事君唯能犯然後足以盡其忠誠而無所欺於本文之意雖若小異然亦可以為世之雖無邪心而唯知苟且順從以陷於欺君者之戒顧其辭不足以達之讀者所當深考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程張呂楊得之范氏上達入於上智以下亦善而前所謂喻利喻義者與謝尹氏皆失其旨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或問為己為人之別曰程子之解約而盡矣范呂氏次之程子他說乃其議論之間借聖言以明己意非專為釋此文意發也蓋其一則因古今學者之異以明古今習俗之變非獨一事之不同非以古之仕如今之學今之學如古之仕也其二則因問者之失而姑答其大意未暇正其所謂為人者之失其本旨也然其大意則固無所病矣其三曰成物則固非為人之謂曰喪己則其為人也亦非謂其有濟人利物之

心也謝氏大意亦善但所謂為人者乃正以成物而言則失之尹氏所謂為己可以及人者亦善而謂為人非務本之學則亦未免謝氏之失也楊氏蓋本程子成物喪己之說而推之但專以格物致知者為為己之學則未盡乎學之道而於為己之意尤無所發明云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蘧伯玉使者之言極有味學

者所宜熟玩而深省焉者范楊謝尹氏得之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能寡過乃伯玉之事而使者知者亦可謂知德而能言者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或問二十七八章之旨同乎曰大旨雖同而語意所包有廣狹之異不在其位專指在官者而言不出其位則汎論其理以釋上文之言歟范氏於此得其旨矣楊氏一之其或有未察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或問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之說曰諸說皆善矣然以其文義觀之則當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乃與諸說意合如今之文則恐其當為兩事也恥其言者常若有愧而不及其行也過其行者常若勉強而使有餘於言也然亦未敢據舊說姑記以俟考焉耳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或問三十章之說曰范氏所謂責己勉人者當矣他語亦皆善但其曰獨立故不懼則非矣蓋獨立不懼之語亦如避世無悶之云爾今日獨立故不懼則將有曰避世故無悶者矣其可乎哉楊謝侯氏論夫子不居之意不同似不必然而楊謝語亦有病蓋聖人所不居不必盛德之事其意但欲因責己以勉人耳達德者人人之所同得聖人豈反為是而不居哉三者雖備所造亦有淺深如孔子所謂成人者有公綽之不欲則亦仁矣有卞莊子之勇則亦不懼矣有臧武仲之智則亦不惑矣豈可以其備此而遂謂聖人

哉唯侯氏語近得之然以責己勉人之說推之則又
不必以此而後不居耳楊氏謂所自者道而仁智勇
之名泯者其老佛之餘乎若如其言則所謂道者為
一物而在三者之上矣夫豈有是哉尹氏以自道為
夫子之事則在於文義亦有所不通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或問方人之說曰諸說略同而呂謝尹氏得之范謝
則疎矣侯氏所謂作聰明者似亦太過蓋方人以窮
理者未必遽有是心也其術之流則或將有此弊耳

楊氏說似渾全者然夫子之云三人行必有我師正
為擇其善不善而從違耳非漠然不加較量別白而
悉效其所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或問三十二章諸說相類孰為最優曰侯尹氏得其
要矣范氏充實而有光輝以上尤為詳密但患不強
其所不能之患疑衍文耳張敬夫之說亦善
張敬夫曰四端
五典雖聖人不以自為能盡也而况於學者其不能
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
已知之心萌于
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或問三十三章之說曰范氏逆詐億不信之說文意極疎其所謂先覺之說則得之但為告君之言故於本文之意有不切耳逆詐億不信乃猜防狡險之意而以為心之偽亦非也呂氏逆詐億不信之說最為得之其曰燭乎事幾之先者亦善但以為豈容人之見欺而不使詐與不信加乎已則失之矣君子之先覺也亦燭理之明自然而覺如謝氏之說耳若如呂氏之云則與逆詐億不信者亦奚遠哉楊氏之說曲

折尤備但必以至誠前知為言則亦必於援引之過也夫不逆不億者誠也先覺者知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冒為其必一歸於誠而匿其知之名哉且至誠前知中庸自誠而言耳至於此文則初不為至誠發也蓋言人不當預設猜防但又不可為人偏於聽而失之若如其說其以抑字更端亦可見其非事也與予於集註雖錄是說而私以呂氏燭乎幾先之語易其所謂至誠前知者又易見欺為見罔亦據夫子答宰我井有仁焉之語讀者詳之可也侯氏引舊註為

說尤所未安蓋未審乎抑亦之為用耳尹氏章首二句亦未曉然恐其文義有未通也而所謂情偽幾微無所逃其明則優於諸說耳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或問范尹疾固之說於微生畝無譏焉無乃厚乎曰是欲故為厚而不察乎其問答辭意之不相直也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為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為佞是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若如范尹之說則夫子之對於微生之問為何所當哉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或問三十五章之說曰諸說皆善而尹氏尤為精約謝氏次之若范呂氏以才受乎天德繫乎習則不可謂之知德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之所有特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專繫乎習而不受乎天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

之差又不得專以才為天賦德為人為也司馬公論智伯以金與竹為才以鎔範矯揉為德其失正與此同至於蘇氏之書又以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過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益深矣侯氏所謂力奚與焉者則加焉爾則所謂驥者亦奚以異於駑駘哉聖人之意特以驥雖有力而所稱者則以其德而不以其力耳若君子則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

則不以才稱而德稱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為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

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為己之私意所罔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讐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讐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讐言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言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言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諸說孰為得之曰是其大旨則皆善矣謝氏剖判尤為明白但不言其人之當誅而曰誅之亦可蓋言有所略而未備其所謂無怨所謂心不在

怨者則又小過於聖人之言而楊氏所謂曲在其中者則辭亦大緩而不切矣至於侯氏不校之云又與聖人之意有大相反者程子之論不校亦正不如此也尹氏之說似矣然又決於情而不要諸理亦未足以盡聖人之意也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

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為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或問不怨不尤下學上達何以人莫之知而天偏知之也曰其不怨不尤也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其下學人事也則又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而獨於天理之相關耳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曰諸說如

何曰程子至矣宜深味之張子亦庶幾焉但文勢小
倒耳范則疎矣呂氏楊氏亦為得之尹氏蓋祖張子
之意謝氏則其過益甚而與夫子之意正相反矣曰
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
子以為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曰學者學夫
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
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其形
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曰然則謝氏以為下學
人理而上達天理者何如曰既曰理矣則無天人之
異不待其學於此而通於彼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感
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為若是何也曰胡氏以
為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則豈
至於陷其朋友哉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
之任其為用捨無足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繫焉
何也曰此隳三都出蕘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故於是

乎在耳曰侯氏以命為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而言而侯氏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或問三十九章之說曰程伯子以事之大小言張子以人之高下言二說之不同奈何曰以古聖賢之迹與隨時之義考之則程子得之而張子又謂聖賢於此迹相似而心不同則亦兼以其時與事言之而不專主於人之優劣也但避世之士或志量宏大而不屑一國之事或智識明達而灼見天下之幾飄然事物之外以沒其身而不悔此則僅能避地避人之士猶頗有意於當世者或有時而不能為耳故程叔子

所謂遠照而謝氏楊氏又皆發明其說亦為有理至
尹氏之論辟世以舉世不見知為說則是見棄於人
無所自容而後去其辟之之權初不在我而窮迫不
得已之意反甚於避地之人矣豈其然哉

子曰作者七人矣

或問張子作者七人之說如何曰是不可知姑存而
徐考之可也然以上下推之意其為隱者而發之意
為多耳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

不可而為之者與

或問四十一章之說曰晨門之言非知夫子者而范
氏以為誠然則失之而諸說亦莫有明其不然者獨
楊氏以無不可為言近為得之乃不直以己意發明
而必於援引殊不知晨門所謂知其不可者時之不
可而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己之無不可也以其字之
同而不察其意之異蓋不若胡氏之說之為當也夫
以夫子之聖雖極亂之世君苟用之則易危為安轉
禍為福亦反覆手耳豈知其有不可為而冒昧以苟

為之哉范氏他語亦有抵牾不合者如既以不可為在天又曰天未嘗遺天下其亦踈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或問荷蕢之說曰諸說之意皆善但程子謝氏楊氏果哉末之難矣之說范氏斯已而已之說呂氏末之難矣之說范氏尹氏果哉之說於文義為未安楊氏又若以聖人為無心者則流於老佛之意而以聖之

時當其可為言於此章之意亦無所當矣其論晨門荷蕢之優劣則近得之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或問諒陰之說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謂其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如此其義則今古言殊不可曉矣曰諸說如何曰范氏得之楊

侯之說相似皆非子張所疑之意然侯為猶優耳曰
尹氏之無說何也曰是或有闕文焉不然則有所諱
避於君前不得免乎君子之譏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
堯舜其猶病諸

或問四十五章之說曰諸說大意皆善而程子至矣
范氏敬身之說非是所論堯舜猶病者意雖近是而
語則疎矣謝氏以安人安百姓為擴而大之楊氏以
為推而至於天下平然後為至尹氏以為推而及物
皆若近是而實有可議者蓋所謂脩己以敬者語雖
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
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
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
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
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然所
謂敬者非若四端之善始然始達而可擴由敬而安

人安百姓非若由格物致知以至於正身及物有待
夫節節推之也非若老老幼幼由己及物而待夫舉
斯心以加諸彼也亦謂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為然
耳曰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
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
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
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
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小大遠近之差然皆不
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擴之而後大推之

而後遠也曰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
何也曰是以為修己以安人而及於百姓必有政事
之施焉而夫子之言若此則疑若修己於此而徑可
及人者蓋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為施為之廣狹皆隨
其根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曰呂氏之說不
亦三子之類乎曰彼曰進之則未有內外之分也若
曰進其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則失之矣但其語意不
明終費辭說又所謂不言而信若不怒而威者亦化
民之事而非安民之事耳尹氏之說不以修己以敬

為所當然之事乃主以施於人者以為言而後反之於已以求其本則尤非此章之意也諸說之外胡氏形容修己以敬之義亦為得之胡氏曰可願莫如善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六圭如捧盤水如震霆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或問四十六章之說曰程子詳矣張子安死賊生之說疑或未安范尹氏皆以為壤非可言諭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楊氏之說亦然蘇氏以為聖人責人未有若是之怒者則失愈甚遠矣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

則壤猶為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楊氏所謂自索以形骸之內不以毀譽經其心者則老莊之餘論也亦異乎程子之言矣曰然則程子何以知其非莊周之流也曰使其為莊周之流則夫子必將以理曉之不但直數其罪而已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或問卒章之說不從諸家何也曰若如諸家之說則孔子坐視童子之踰僭而恬不之正豈聖人之心哉

胡氏以為抑而教之得其旨矣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后兒子畜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謂闕黨童子豈即斯人也歟



